



金閭稿目錄

卷之一

辨辨奸論

明故太孺人張母行狀

莫中江先生全集序

贈郡博士姚先生序

戴處士鳳梧墓誌銘

廣陵李君像贊



目錄卷一
寄張太史洪陽書

管東溟疏草跋

卷之二

奉徐宗伯先生書

與孫栢潭太史書

奉王荊翁閣下書

奉申瑤翁閣下書

上沈少宰蛟翁書

上座主王相師書

與鄒南臯吏部書二首

與戴謙甫書

與王敬美大叅書

與沈太史書

與顧韋所給諫書

尤伯母尤太宜人壽序

金閭稿卷之一

辨辨奸論

馮時可元敏著



蘓洵作辨奸論以詆王安石其曰口誦孔
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而陰賊險狠與人
異趣又曰衣巨廬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
喪面豈其情哉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
大奸慝斯言也亦少過矣安石僻也非奸

也僻於身為惡衣惡食僻於天下為青苗
保馬一也彼固不自知其僻也彼其挾高
世之資而行驚世之行其所喜名也循而
不創用衆而不獨運則無以為名高是以
紛紛舉行新法以求過於前人而附和者
又以為堯舜周公之業宜其蔽而不自覺
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安石之變
法自其衣敝食麤之際而可窺矣若所謂

奸者卑而鮒入恣而鯢居黷貨錮權如李
林甫盧杞是也安石口孔老而身夷齊大
閑無所踰細利無所賴而何以奸哉抑其
誤天下有由矣大抵喜名好恠者多高標
而濶視高標則易於忽君子而濶視則難
於察小人君子既忽則排而不顧小人不
察則近而日喜喜小人而身亦小人矣排
君子而身非君子矣嗟哉彼其詹詹間間

務以釣竒欲求高於君子也而不知其身
爲呂惠卿蔡京諸人之竒貨蓋可悲矣指
奸而擣抗之不無過焉奸者習人情以賊
物而僻者昧人情以拂衆奸者如鳩酒董
肉意死人而死之也僻者如金丹石散意
生人而死之也奸者亂天下而僻者誤天
下吾不敢以誤天下者而爲亂天下也吾
亦不敢以口孔老而身夷齊者爲林甫盧

杞也雖然誤天下斯亂天下矣安石非林
甫盧杞也所引則林甫盧杞也靖康之變
熙寧爲之也韓子曰服文采帶利劍是謂
盜竽謂安石非奸則可而寧非奸之竽哉

明故太孺人張母行狀

初給事君倚金莖而賦白華也則上書請
急歸歸閱七月而太孺人喪矣太孺人先
無恙不欲給事君留給事君重違養而又

重奪其意裝束而再解圍飭而再止矣曰
余怍怍然心動也得無變乎卒不往而得
面訣也余時存給事君苦次給事君慟幾
毀質既小祥而支牀哭語予不肖無能不
朽太孺人將次其事以徵言太史氏而苦
不任握管也幸與子交誼不淺子稔聞母
氏行矣敢席子狀之不佞唯唯退而卒業
焉母系周氏爲吳著姓生而婉孌恭孝甫

能食具諸方菓食王父而取其菲者曰不
欲以口故損吾家母錢王父竒其言謂必
吾女也能克人家者擇配而歸贈公張子
心先生時年未及笄謁舅姑房帷間珮琚
雖然也所進甘毳必適舅姑宜之捐管鑰
而屬以當戶母遂益務攻苦旦先贈公起
而夜後贈公寐曰若能以儒業效吾女紅
乎贈公居澤宮與其魁傑賢豪日相飲酒

談笑角逐以爲樂而母不愛簪珥益具醇
鮮即贈公亦不知所繇置矣贈公困棘圍
母乘間吏之歸而獲視親喪則泣曰賢哉
我婦之相吾孝也贈公不欲謁選則母力
贊勸駕者而將赴西安簿則母力尼勸駕
者及往甫二月而姑訃至而始服母早見
也贈公終喪補仙居簿母語曰夫使爾偃
然民上以佐令牧也而於人無所濟是斷

緇被繡耳何以勞千里爲哉贈公念其言
慎于對簿口盡而手劑郊如在縣縣如在
市而人人以爲令弗如也時海寇日瞰城
而城圯勢危甚贈公職守母曰勉哉若城
存亡與子共矣贈公以故益自厲却笠而
兩却障而日與其下雜操作而賊卒不敢
睥睨城賴以全郡中津橋故權塩主權者
屬郡佐鹺使者獨察廉用贈公贈公非所

好而難于辭母決之曰若不見庖者手賦而饒者服垢且柰何以邑小吏侵郡大夫權贈公因奏記固辭使者怒曰若避嫌爲名高爾吾終不爲若名母聞而勸曰良工不窮技嘗鼎一臠可知味矣吾與若採蕨以蔬而伐條以爨可以卒歲何至北面少年爲贈公遂投劾歸歸而母復當戶也以粗糲代梁肉而以皂綈代紈綺久之稍有

餘贏贈公安馬居嘗讀內則女誡諸書持身理事以書自律王父因祝融廢箸悉力養之死卜地以葬即墓木拱而往拜哀如初葬然撫諸弟室其未室者逆寡妹就舍衣食之其處諸妯娌以勞先而以身後諸妯娌感其後而不妬其先也所遺卹親族無少愛曰其困于義也寧困于財謹視減獲嚴而不失恩曰彼亦人子安敢牛羊用

耶居常奉西土教曰吾不史佛而多其清
淨慈仁以至行德閭里則梁津甃道日伺
流丐而糴其饑者衣其寒者樸其喪者獨
不爲浮屠檀越曰吾寧以鐘釜資貧匱無
寧以圭撮資游惰也愛諸子甚而傳古義
以教督親與隲文不少姑息嘗曰若上世
以德世而父以儒業將食其報於若乎若
以儒效之主以德行之天下庶幾亢若宗

矣諸子感激各自奮庠序而給事君鼎思
以庚午登鄉薦丁丑舉進士與館選母喜
曰兒庶幾以儒效之主矣已就養至京而
泣曰恨先君子不及見也給事君試最而
不獲留館若微有拂然者則勉曰若職言
也忠佞進退國是臧否係于若齒頰間吾
望若以德行之天下庶幾是官而柰何薄
也以吾爲縣尉婦而爲給事母腆矣歲已

文獻通考 卷之二
卯大婚禮成 天子推恩及母則又泣曰
恨先君子不得同也及踰二年而值辛巳
元日泣然謂給事君曰吾五霑燕雪而五
違吳門春矣若弟妹在舍寧能無念給事
君知不可挽遂以使事奉太孺人還因留
其配侍養而身復命癸未皇嗣生太孺人
載受封章而給事君聞弟汝春計虞重傷
母志則請告于朝當宁以給事抗顏持大

體倚爲重然不能奪也期以半歲復給事
君旣歸子舍而太孺人蹶額曰兒身豈我
有耶 天子兩錫譽命而兒未百一報柰
何以老身故而勝天子恩且吾勝七箸無
席兒也給事君不忍行而夷猶徙倚間太
孺人捐館矣嗟乎送死大事太孺人能早
見舅姑而給事君亦不後太孺人孝通神
明信矣哉給事君與時可同鄉舉以意氣

文成金匱 卷之二
相善而近爲山澤遊時相過從獲知其詳
因加編次若其採擇而銘之則在太史氏

莫中江先生全集序

始余以進士謝病歸而從莫先生相與修
古先生勗予曰而來而嚶嚶然而不馴道
而詣其閫哉予蓋視爲表掇矣別先生去
而列郎曹什九廢學自媿不能爲後旣謝
政歸而先生門人董騰蛟輯先生集若干

卷將爲副在計以予雅嘗稟誨先生請爲
序余幸卒業而嘆曰文其在茲乎文章之
爲用也表聖軌經人代俾萬古不冥行非
小物也而學士大夫乃務馳騁戲豫以是
佐粢醴而銷歲月無惟乎世之雕蟲其業
矣乃先生所稱說奚然哉讀是集而知其
言信矣我 明創宇二百餘年休養生息
天下如覆盂然而磊落瑰瑋之英無所自

見其竒則徃徃託之論著謠誦以寄其雄心而舒其逸氣于是槃斲競工笳鼓迭奏浸淫于今日而躡影傳響偏天下矣然黠者濫竽而悍者汎駕竊胠篋之糠粃而負爲玄黃之竒秘抗手軒目緩筋散神酣嬉淋瀝顛倒于綿蕞之外而以自恣也則豈惟雕蟲實螟蟻矣先生不事豪舉落落穆穆動止造次矩於儒者其爲文章本之經

術發之天倪當其思致所放驅馭百代睥睨四宇颺舉海溢不可追躡障悍而才約于矧範氣欽于體裁規日表月盤璣握璧未始尺踰而寸戾也其感慨時俗則若與燕趙男子相悲歌其論說理道則若與齊魯諸生相揖讓至其抵掌經綸則鑿鑿乎切當世之故而又若下上董賈也所謂表聖軌經人代先生有焉自是而文章始不

爲雕蟲矣先生自學憲謝病歸十餘年而
召用稍歷至藩伯復謝病歸又十餘年
而先生亦旣老矣 國家方隆耆碩而不
能以三事待先生豈亦以雕蟲視耶不知
先生固人龍也論者謂先生碑誌倣班范
記序法韓歐古詩宗漢魏近體本王孟然
皆得其神髓而非竊其糠粃能爲古人語
而不爲古人語者也歷下諸子知無能以

雕蟲沾沾地下矣

贈郡博士姚先生序

陸生元平輩過予而津津稱姚君之能以
經術教人也馮子曰吾嚮已耳之是狡狡
于衆者也夫六藉之爲言也闕意眇指含
元氣而宰胥靡三代而上所以希天也世
儒卑卑務剿說以逐嗜慢心浮氣視若卷
語幸而一當寒修則不啻棄唾至其徒業

于二氏則忽如涼颼之襲腋零露之入咽而纒纒不自休豈聖人之學不尊於二氏耶習之者失其所以尊也譬之以釣天之樂饗鳥而以狐父之戈鏑矢則無爲貴矣博士之爲官也以道教人其重也自庸庸者流屈于日暮而局志于畛域之不可越抑首促步而日夏蛙也則見以爲冗且猥夫亦居之者失其所以重也以不能自重

其官之師值夫不能尊經之學者其孰能相與以有成姚君爲吾郡博士嶷然自持而矚然不滓既已不卑其官矣至其爲學則廣博浩肆無所不窺而必本六籍以爲諸生嚆矢曰精粗道器具于茲矣而不以其學爲學而不以其文爲文吾知其非文也非學也或有滯經以求華顛而矇者則誨之曰即經而心也即心而經也一念欺

一毫肆是謂悖經若求之此心之無所欺
無所肆者而已矣又曰夫人也在宇一介
在宙一息而此心則與宇宙俱也知我心
體之無量則無營營以資一身知我心體
之無窮則無汲汲以趨一世二氏之學雖
曰明心雖曰觀妙而實主于自私自利其
孰能以渣滓吾六經也夫姚君尊其經若
是宜其能不卑其官也然其器足以守之

其氣足以充之一時士子相顧而化蒸蒸
齊魯風焉吁嗟君雖託迹于枳棘而意趣
則膠葛九閎矣異日憑豐隆翹蜚廉一舉
而無極則人亦孰能卑君陸生又言姚君
之來挾一騶奴布袍蔬食而所入月俸以
資貧乏其他質行種種宜書以諷在事者
然直指業已疏之 天子無容贅矣

戴處士鳳梧墓誌銘

君諱邦伯字理卿別號鳳梧其先本自殷
微子封宋九世而傳戴公因氏焉漢有戴
德戴聖號大小戴以治后氏曲臺記著稱
迨晉而有戴逵戴顓為譙高士宋之南渡
也戴氏扈從再遷雲間吳會里因家焉元
末有棲雲公仕為萬戶子仁甫為提舉而
戴氏始豪吳中矣提舉二子曰彥文彥章
洪武初郡人錢鶴臯亂 高帝盡逮吳中

諸大姓以違制沒藉彥章戍蘭谿別為族
彥文發鳳陽營城旋釋歸因號復樂復樂
生鏌鏌生宣以長子春貴贈考功郎中次
子司訓昌昌生孺孺生意號東泉公自復
樂公後戴氏以甲乙科顯者十一人而東
泉公最博雅人期其必第卒不第也為博
士弟子有智度而廉直不侵然諾專以惠
利急人之阨既已存亡生死之而口不廢

伊吾手不妨觚墨也竟東泉公世而里中
暴者沮屈者伸賤者無敢爭錙銖而豪者
無敢作氣勢少年時時竊藉其名以行即
甲乙顯貴人亦自謂弗如東泉公矣東泉
子爲君生而穎敏長能自力于學飫醇探
齋聲蔚然起矣旣屢試輒北則嘆曰余髮
種種矣而呻佔乎哉求名者謂可不朽此
身也身易弊而名難致柰何獨操古彛挾

齊瑟婆娑竭蹶以與少年競無能致名而
速弊其身哉吾戴氏之先傳信都而守九
江者以顯官聞人志於今也而琴書圖畫
雙柑斗酒如逵如顯布衣逸致亦寄人齒
頰不衰吾盍以此世其先乎遂棄去不事
而給諫袁公世榮亦罷居里相與擊鮮命
酌幕天席地窮日落月醉則放歌悠揚激
烈雄心豪態若無千載即甲乙諸顯人且

螺蚿之而竟酒則逡巡退讓若不勝酒者
矣間爲聲詩清絕閑肆而醉中所得尤有
韻致末年益務浮白與時人相悟頗遭譏
嘲則自解曰甚矣吾之淺於世而深於酒
也然酒豈負我哉其引吾而之溟滓也引
吾而之太古也引吾而之六合外也地不
幽而勝鄉不越而遠矣公雖任達而性至
孝或酒態頽唐若不可支而見東泉公則

整巾易容無敢跛側嘉靖甲寅島夷猝入
里中君與父相失則籲天泣曰寧死我無
死父也冒刃突烟創出股下卒負其父而
歸自後僦居郡城其業半廢于甘毳矣卒
不肯操竒贏問生產值歲饑里中下戶匍
匍來貸子錢君不以無爲解傾橐與之至
期往 貝負見所負者纍然也則焚券棹空
舟而歸而爲庸調所困乃更貸豪家居

二年業小盡於豪家至無以朝夕而益市書
教其子大豫櫛楚不少貸及病革執其手
而泣曰而先固禮樂之胄也信都九江而
後顯者雲仍至於予而獨袒褐菽俎以妥
侑乎汝能以經術顯則續吾祖矣大豫以
故卒自奮能世其家云君生於正德九年
正月廿九日沒于隆慶元年七月廿四日
享年五十四子四人長即大豫爲諸生娶

錢氏仲子大桓娶沈氏次大升娶謝氏季
子大復聘宋氏孫男五女二君沒二十年
而大豫泣語予曰嗟吾父乎業文而積德
亦旣勤止乃余小子無良竟不能舖業而
啜積茲墓木拱而汶汶無聞也余小子非
人哉願借子言以不朽吾父小子即袒褐
菽俎甘矣余感其意爲作銘
銘曰鼎也而支柱驥也而駕車瑟彼玉璣

于以盛脂吁嗟乎公而止於斯孰是昇之
孰是抑之全天於酒玩世於詩於人而畸
於品始竒朱旄露冕所享有期得也非巧
失也非愚浦溲之間吳會名區彼畢如者
爲公之墟

廣陵李君像贊

服不野而衷貌不癯而豐其口若苾其目
若空孰灌園而自異孰橐鯖而自通以爲

晦也而第五之名不減驃騎以爲顯也而
六百之秩不過曼容豈食清而游濁信一
蛇而一龍噫嘻世將迹子於茱萸之村瓊
花之宮而不知其乘莽眇憑豐隆游曠垠
之野以友鴻濛者耶

寄張太史洪陽書

往日長安中曾奉曲室之談自惟謏劣何
所當於門下而見謂清通簡要薦寵不遺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餘力由今思之且感且竦別來數載世事
一新竊惟諸賢紛紛無有平等廣大之意
一語之得扞罔自高一事之竒呼吁不已
此與利達之徒其汲汲循世等耳獨門下
剖心露齷有所樹拔而不以為名不以為
負淵乎哉於道深矣讀所著撰語皆實際
鍼砭俗學為能中其膏肓良工苦心亦既
勤止哉夫人得天地之精粹者以為性而

糟粕者以為形形有盡而性無量惟其有
盡則此四大何物為我惟其無量則彼衆
品何物非我今不求其所以為真我者而
營營以奉其幼我鄙者急膏脂而豪者爭
月旦間有稍知學問者亦徒競影與聲逐
逐焉若擊建鼓而求亡子此雖所務不同
其為罔生一也非先生提撕而開導之何
以使斯道不泯升沉異路無由奉頌史之

燕敬因侍御毛先生之便僭布區區不盡
管東溟疏草跋

余往歲叙管丈疏草知其與趙太史相經
緯爾而近復得其詆牾故相之狀媿所叙
未悉也方故相奪情時太史沈君典亦抗
章論列君與之隣比且朝暮相過從也兩
人握手瞋目裂眦效慷慨於盃酒者每爲
緹騎所偵則故相實次骨啣之吁嗟君在

虎口矣而又以手探其牙寧不遭噬噉耶
封章九事言言董賈也而摘匿疏之奸指
廷杖之害尤凱切亢直犯故相所深諱君
斯際盖甘噬噉如飴矣予每見言事挫阨
之士中淺者易挾而外慕者易痕君歸自
里崔室蕭然至無以朝夕而談詠自如陶
陶日夕忘情於棄而絕意於收噫此惡可
與淺中慕外者道也然則往日之舉豈其

託媒于口舌而博名高者耶三復斯疏而
有感也再爲之跋焉

